

2007

ANNUAL SELECTED CHINESE PROSES 2007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中国散文年选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 2007

ANNUAL SELECTED CHINESE PROSES 2007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 中国散文年选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2007 中国散文年选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李晓虹编选.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5144-7

I. 2... II. ①中... ②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7922 号

策 划：温文认

责任编辑：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薛伟民

平面设计：苏家杰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30×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75 1 插页

字 数 4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2007

中国散文年选

# 目录

李晓虹 ◇ 序言/1

## 叫一声老乡好沉重

- 贾平凹 ◇ 我和刘高兴/1  
王十月 ◇ 打工纪事：关卡/8  
郭庆军 ◇ 母亲的爱情/14  
陈启文 ◇ 叫一声老乡好沉重/19  
周同宾 ◇ 父亲的春天/22  
李清明 ◇ 乡愁/24  
马步升 ◇ 别人的村庄/27  
李雪峰 ◇ 披一袭风走/29  
鲍尔吉·原野 ◇ 我妈/32  
李登建 ◇ 无言的平原/33  
徐 迅 ◇ 谁家女儿落花生/36  
许俊文 ◇ 泥土/38  
齐明达 ◇ 村子，那些没完没了的伤/40  
江少宾 ◇ 消失/45

## 春草池塘盼远人消息

- 王充闾 ◇ 守护着灵魂上路/49  
袁 鹰 ◇ 春草池塘盼远人消息/54  
章洁思 ◇ 纪念巴金/57  
季羨林 ◇ 怀念师友/62  
陈建功 ◇ 沈从文先生的一把椅子/67  
马 力 ◇ 因他，我呼吸着五四的  
文化空气/68  
肖 凤 ◇ 亲历大家/72  
周 明 ◇ 走近柏杨/80

- 黄永玉 ◇ 我的从艺之路/82  
从维熙 ◇ 孙犁的背影/85  
宗璞 ◇ 怎得长相依聚/87  
万方 ◇ 透明的生命/90  
聂华苓 ◇ 我俩和女儿们/96  
赵广建等 ◇ 回忆赵树理/101  
汪朝 ◇ 怀念父亲/107  
向继东 ◇ 愧对母亲/108

### 人生细语

- 潘向黎 ◇ 人生细语/110  
马小淘 ◇ 断背山/114  
乔叶 ◇ 心和心总是碰不到面/118  
朱铁志 ◇ 如果我死……/121  
雷抒雁 ◇ 人生隧道/123  
李林荣 ◇ 失重的岁月/124  
郭红 ◇ 谁又不是孩子呢？/126  
征衣 ◇ 心灵碎语/128  
彭程 ◇ 相逢开口笑/131  
王兆胜 ◇ 一念之善/135  
汗漫 ◇ 解词/137  
朱以撒 ◇ 回首/142  
迟子建 ◇ 是谁扼杀了哀愁/143  
舒畅 ◇ 独处是一朵安详的睡莲/145  
吕游 ◇ 攥拳与撒手/146  
黄帅 ◇ 幸福的理解/147  
星竹 ◇ 人生有什么好算计的/149

### 也许是归程

- 林非 ◇ 登昭君墓随想/150  
余秋雨 ◇ 也许是归程/155  
李木生 ◇ 夹在南宋北宋之间的这个女人/161

- 石 英 ◇ 袁崇焕与菜市口/164  
 张大威 ◇ 一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仓鼠/167  
 詹克明 ◇ “○”兮，归来！/172  
 郭保林 ◇ 孤独的月光/175  
 熊召政 ◇ 只有疏狂一老身/180  
 魏明伦 ◇ 宜宾赋/183  
 王本道 ◇ 一曲虞歌唱到今/185  
 崔济哲 ◇ 给他深深鞠一躬/188  
 陶方宣 ◇ 在江南/193

### 走出困境

- 王开岭 ◇ 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197  
 冯骥才 ◇ 文化空巢的忧患/203  
 冯秋子 ◇ 荒原/205  
 凸 凹 ◇ 走出困境/209  
 塞 壬 ◇ 漂泊、爱情及其他/213  
 雅 非 ◇ 远妈妈，近妈妈/216  
 陈 染 ◇ 仲夏之夜，我们的星空哪儿去了/223  
 筱 敏 ◇ 散叶/225  
 卞毓方 ◇ 马克思先生在垂钓/229  
 范 超 ◇ 大树苍凉/234  
 张抗抗 ◇ 西拉沐伦河漂流/238  
 徐 刚 ◇ 腾冲回想/240  
 查建中 ◇ 湘西那条江/243  
 何向阳 ◇ 天使落在人间的营盘/245  
 刘 恪 ◇ 海然/248

### 不要说，生活……

- 阎 纲 ◇ 五石头记/250  
 范 曾 ◇ 寂静的世界/254  
 熊育群 ◇ 流浪的人/257  
 舒 婷 ◇ 妈妈的味道/259

- 陈 九 ◇ 给里根总统送外卖/260  
王宗仁 ◇ 一把藏刀/263  
郝卫宁 ◇ 两个女人/268  
郭小东 ◇ 又见舒婷/271  
朱明德 ◇ 乌拉泊/274  
桑 麻 ◇ 澄阳河边的死亡/280  
范晓波 ◇ 南昌的孤独与爱/286  
李 洱 ◇ 新生报到/290  
傅 菲 ◇ 不要说，生活……/293  
宁 明 ◇ 低气象/297  
周 珣 ◇ 那些掉进人堆里找不见的姑娘/302  
安 宁 ◇ 携一份暖爱逆流而上/303  
王雪瑛 ◇ 花田与树/305

# 序

李晓虹

## 作家，你心里有光吗？

宗白华先生在谈到“意境”时说：“一切美底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底映射，是无所谓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切文学作品都需要作家主体精神的映照，这种精神之光源于从生命本体出发，进行“意义”的追问和思索。散文创作中作家心灵亮度的强弱更是决定作品精神层位的关键。较之其他文体，散文作家主体人格的体现更明显更直接。作品的真诚与虚浮、轻浅与深邃、炽热与平冷，均与作者的“自我”相关。从优秀散文家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生命的跃动。读鲁迅的《野草》，可以触到一颗忧愤深广、痛苦求索的心灵；读徐志摩的《爱眉小札》，作者那坦率、天真、乍喜乍愁的个性宛然在眼前；从梁遇春的《春醪集》中，我们看到一位洞察人世，却不悲观厌世的青年的人生感悟；在《寄小读者》中，感受到一个由“爱”构筑的心灵……所以我们说，散文家，他是这样创作着，也是这样生存着。

然而，当我们放眼当前的散文创作，却不能不沉重地发现，在一个充满诱惑的功利主义时代，许多人的精神世界被物质的沙砾遮蔽，心灵逐渐锈损。在对名利的牵挂中，疲于奔命，被各种诱惑套牢。许多写作者已经放弃了最基本的精神守成，而把作品也放在人生的算计之中，内心被世俗的云雾遮盖，处在一片灰暗之中。

当然，即使在这个时代，也仍有人坚守着，向往着，执着而倔强地用心灵之光照亮生活，以各自的方式面对生命固有的种种疑难，面对生存的种种困境，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公，发出质疑，做出选择。在各自的探求中他们也许是孤独的，但当这些孤独的探求者的文字聚集起来，呈现给读者，便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艺术力量。因此，寻找那些有光亮有穿透力的作品便成为本书编选者的自觉选择。

### 底层：我们看到了什么？

底层生活一度成为创作的盲区。因为劳动者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而作家的关心也往往不在场。可喜的是，在对今年散文的阅读中，明显感到写底层劳动者生活的

作品多了。比起那些在自己的小日子里沉醉，为了一己的得失而苦恼，为了得奖而绞尽脑汁的人来说，能够关注痛苦，关注不幸的人生和人生的悲剧性，关注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为他们的痛苦而写作，是一种善知，一种责任。但也有一些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只是停留在表现不幸的人生，甚至是展览苦难，便沦为另一样的哗众取宠。

底层生活需要表现，更需要用理性去击穿生活的表象，而进入深层探寻。《关卡》中的“关”和“卡”是打工者心中的两个结，“像两个寓言与象征”，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伤口和弹片。《我和刘高兴》中的刘高兴是一个“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的城市中从不为人关注的拾荒者中的一员。作者看到他们的生活细节和无处诉说的冤情，换位思考：“如果我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进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捡垃圾，那又会是怎么样个形状呢？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的人和他们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我的笔。……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叫一声老乡好沉重》中的高炉、在炉前工作成了“蜂窝肺”而被赶出厂门的民工，万般无奈只能从高炉上跳下以死抗争的“老乡”，身揣“记者证”、“律师证”等一堆身份证明而虚张声势的老板，作为记者却无力为“老乡”鸣冤的“我”……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画面，看到这么多生命被践踏，“我已被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噎得眼泪汪汪”，却无能为力，“我仿佛看见远远地有无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又成群结队地走来了，仿佛是从大地中涌现出来的。”读到这种作品，我们通常理解中的平等、自由、人的权力、人的尊严等等难道还只是写在纸上的词汇？哪一个有良知的人内心不会被深深地刺痛？

### 历史：寻找穿透尘埃的火把

对于当下而言，历史是一片苍茫的沉默。对历史的表现如果只是截取片断的复述，只是停留在有限的史料翻晒上，没有思索，没有审视，那么，历史只是历史，甚至什么都不是。历史文化散文这些年一直遭遇批评的最重要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历史需要唤醒，需要心灵的烛火照亮。它是过去，也是一种远景，对它的表现最终是要找到通往当下的道路。

《一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仓鼠》，由李斯决意做仓鼠写起：“在见证了厕鼠的卑微和仓鼠的富贵后，顿悟，这世上的好东西基本上是为仓鼠准备的，而与厕鼠无关。李斯决心要成为一只富贵的仓鼠”。他为做仓鼠，极尽全力为秦王（始皇）献计，从对反对者的“肉体消灭”到精神控制，直到“焚书”，进行文化“拔根儿”，使中华民族在青年时代就患上了思想上的“脑血栓”。“中国人之爱放火，那是人所共知的。纣王放火，项羽放火，董卓放火，黄巢放火……但是所有火中最毒之火还是李斯放的这把火。这把火与秦以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密切相关。它烧掉的是人的言论权、话语权、思想权、质疑权、批评权、议政权，一个个专制的、唯我独尊的、没有一点思想缝隙的封建帝国在华夏大地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守护着灵魂上路》将瞿秋白的一生放在从写作《多余的话》到最终走向刑场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展开一个“文人政治家”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他激烈的内心冲突和在这冲突中表现出的最优秀的个人品质：“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实与历史的真

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有时达到过于苛刻的程度。为着回归生命的本真，保持灵魂的净洁，不致怀着愧疚告别尘世”，他“向世人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对历史作出一份庄严的交代。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也是现时日渐式微的一种高尚品格，因而弥足珍重。”“对于他，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完成。”《登昭君墓随想》翻检有关昭君的种种版本，讲述不同史家文学家笔下全然不同的昭君故事，最后，追问历史：“在记载同样的一桩历史事件时，无论是画工的作弊，抑或是她死亡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很不相同的说法？是否因为有的人博闻强记，有的人孤陋寡闻；有的人严肃核对，有的人随意编造；有的人为了秉笔直书，可以牺牲自己生命，有的人为了谄媚君王与权贵，可以篡改事实的真相。”这种追问是对历史的一种诗意的探寻，其中深藏着现代人的怀疑精神。

在对历史的揭蔽中走出历史，拷问当下人生，历史文化散文正在逐渐走出盲区，走出气血不调的单向度复述，而加入了更多精神血脉。

### 困境：面对困境心灵是否醒着？

困境是人生的常态，但在今天，困扰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直面困境，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大爱和源于大爱的深深的忧虑。《荒原》中作者深情关注故乡内蒙古草原的沙漠化：“只是风沙势头见年上长，沙子越刮越多，沙漠面积越造越大，从小踩踏、摩挲，熟悉于心的土地已经不成样子了。今年过完年，风沙就没断了刮，比起往年，百般有劲。母亲说，这回是要把天刮漏了。”“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的蒙古族人，虽地处广人稀之境，但千百年间已与草地建立了和谐共生的关系，他们在顽强地与艰难生存挑战的同时，眼睁睁看着他们有悠久历史文化根基的绿色草原日益风化、沙化，夷为苍黄”。《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活活脱出房奴的精神状态，把住房这一城市生活中最大的痛揭示出来。《走出困境》真实地道出了一个写作者的困境和坚守：“被生存所困”，但痛并快乐着，因为“精神之光，远离人的自私属性，也令人暂时忘却物质，不付出，便能受用，看到人与兽的区别。”《仲夏之夜，我们的星空哪儿去了》中作家对明亮星空的寻找，《文化空巢的记忆》中对文物被卖空、文化记忆也随失消失的担忧，《从江底打捞上来的记忆》中从在南水北调工程中悲壮地沉入了江底的土地中寻找的记忆，《漂泊、爱情及其他》中对于到大城市打工的外省青年漂泊感的表露……这一切，构成我们当下生活的图景。

另有一些“人生细语”，虽然是一束束小的烛光，但亦是一种精神上的亮。“如果我死……”、“是谁扼杀了哀愁”、“谁又不是孩子呢”、“独处是一朵安详的睡莲”、“攥拳与撒手”……每一番细语中都有一个心灵的悟。

康德晚年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头上灿烂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这句话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对于星空的仰望，对于理性的追寻，对于道德本性的探究将使人生展示一种内在的自觉，由自觉而迈向心灵的自由，而只有这样以良知和大爱为根本的的心灵才是充满光亮的。

# 我和刘高兴

——长篇小说《高兴》后记

贾平凹

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家读《西游记》，正想着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其实是一个人的四个侧面，门就被咚咚敲响。在电话普及的年代，人与人见面都是事先要约好的，这是谁，我并没有在这个时候约任何人呀，就故意不立即去开门，要让这不速之客知道我是反感这种行为的。咚，咚，门还在敲，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是哐地一下，用脚踢了。

我有些愤怒，一把将门拉开，门口站着的却是刘书楨。

他说：哎呀，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哩！

我说：是你呀，几时进城的？

他说：我已经在城市生活啦！

他的嘴里永远没有正经话，我就笑了，让他进屋坐下，说：书楨，你个嘴儿匠！

他说：你不要叫我书楨，我现在改名高兴了，你得叫我刘高兴！

这就是刘高兴。这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过着了城市生活的刘高兴。

如果读了《秦腔》，而且还记得的话，《秦腔》书中的书正就以他为原型的。我们是一块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并不热恼他，他头发有些卷，鼻孔里老流着黄涕，但我崇拜他大。我们那儿把父亲都叫大，因为他大不是贾族人，叫叔时前边要加上名字，就是五林叔。五林叔不识字，但出口成章，能背戏本子，能讲三国和岳飞大战朱仙镇。尤其一米八的个头，在骂老婆的时候，要盘脚搭手坐在蒲团上，骂得没有火气，却极尽挖苦，妙语连珠，像是在说单口相声。

我喜欢和他说话，他说话有细节。

有一年夏天回去，儿时的伙伴来了几个，却没见他，我问书楨呢，他们说可能西河地里插秧吧。那时节村里的麦早收过了，秧也开始灌二遍水，书楨竟然才插秧？他们说还不是娃们都小，就他一个劳力，地里活啥时候干到人前去？！到了晚上，月光一片，我去西河滩地看他，地是个窄长溜，他弯着腰在那头插秧，隐隐约约像是鬼影，这边地堰上却放着个收音机，正唱宋祖英。我大声喊他，他哗哩哗啦蹬着泥水跑了过来，说：咱回，咱回！我说：你插你的秧！他说：反正黄花菜已经凉了，看它还能凉到哪儿去？他的家就盖在半涧上，门口没有场地，但门框上还保留着过年时写的对联，一边是：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边是：一闭眼都在黑黑就睡美。我说：词儿你编的？他说：不对仗。又说：我在村里宣布了，谁揭我房上瓦可以，谁揭这春联，我打断他的腿！

那天我们谈说得非常久，原本他后半夜插秧也没去成。问起村里的事，他说了，咱这儿啥都好，就是地越来越少，一级公路改造时占了一些地，修铁路又占了

一些地，现在又要修高速路呀，还得占地，村里人均只剩下二分地了，交通真是大发达了，可庄稼往哪儿种，科学家啥都发明哩，咋不发明种庄稼？他说了，村道里你还看见有几个小伙姑娘？没了，都出去打工了。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民给城里生娃哩！

他这次进城投奔的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多年前就来到西安打工，在一家煤店里送煤。他的儿子没有继承他和他父亲的乐观幽默，总是沉默寡言，又总是愤愤不平，初中毕业后一直谋着要出外打工，他就让儿子去打工了，他说：父子是冤家，让狗日的去吧，饿不死就算成功了！可当儿子春节回来过年时，儿子却穿了件西服，每次打扑克小赌，输掉一元钱了就从怀里掏出一指厚一沓百元钱来取出一元，然后把那沓钱装进怀里，再输一元钱了，又掏出那沓钱再取出一元。但儿子没有把钱交给他。他说：我这个人民咋就没有个人民币？！也就出来打工了。他已经五十三岁了，一张嘴仍然是年轻的，腰和腿却不行了，跑不快，干活就蔫。他在儿子的煤店里干了一个月，他说和儿子住在那个塑料板搭成的棚子里，热得他夜夜在地上泼了水，铺上张竹席睡。这些他都不在乎，恼气的是儿子和他想法不一样。他是有了钱就攒，儿子有了钱就花，他要儿子把钱交给他了他在老家给儿子盖新房，儿子就是不给。父子俩矛盾了，大吵了一顿，他一气出来单独干，单独干只能拾破烂，他就拾起破烂了。

那天，我们谈论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而且，他的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西安和来西安打工的过程，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得意洋洋，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排说。他让我知道了在这个城市打工的哪儿人都有，但因各地的情况又不相同：关中的东府和西府，经济条件相对还好，人也经见得多，他们多是在经济开发区的一些大公司打工。陕北的来人体格高大，又善于抱团，更多的是聚集在一些包工头手下，去盖楼，去筑路，或在宾馆和住宅区里做保安。陕南的三个区域，汉中、安康人貌如南方人，性情又乖巧，基本上都是在一些服务行业做事，如在店铺里卖货，如在饭馆、茶楼，洗脚屋里当服务生。而商州呢，商州是最贫困也最闭塞的地方，既不是产林区也没有石油煤炭天然气资源，历来当地挣钱的门道就是开一个小饭店，偏又普遍的喜文好学，尤其注重孩子上学，上学的目的就是早早逃离这山地。西安在他们的心中是花花世界，是福地，是金山银山，可出走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城里有权有势的人来提携，他们只有干最苦最累最脏又最容易干到的活，就是送煤拾破烂。但凡一个人干了什么，干得还可以，必是一个串掇一个，先是本家亲戚一伙，再是同村同乡一帮，就都相继出来了，逐渐也形成以商州人为主的送煤群体和拾破烂群体。

自从刘高兴来到了我家，我们的往来就频繁了，每到下雨天，下雨天他就空闲了，他说那是他们的节日。要么到我家来，要么叫我去他租住处。从他的口里，我也才知道我们贾姓族里其实有很多晚辈都在城里打工，但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联系过，或许是我长年不回去和他们隔远了，或许是他们混得不好，觉得羞愧不愿见到我。我也曾想，即使他们来找我，我虽有文名但无官无权无钱的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刘高兴之所以来找我，他不想求我什么，他也知道我的处境和性情，又因为年龄相近，他需要说话，我需要倾听，所以我们就亲近了。当我有什么大的活动，比如给母亲祝寿，为女儿举办婚礼，我当然得通知他。他的衣着和容貌明显地

和所有宾客不一样，就像苹果筐里突然有了一个土豆。但这个土豆是欢乐的，他的大嗓门和类似于周星驰式的笑使大家不习惯，可得知他的身份后惊奇着他的坦然和幽默，大家又兴致勃勃地与之交谈。他就会说许多乡下的和在城里拾破烂中的奇闻异事，他说得绘声绘色，等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却一脸严肃的，说一句很雅的古句。爱读奇书初不记，饱闻怪事总无惊。于是那些教授都感慨了，说：刘高兴，你形象思维好啊，比老贾还好！他说：我在学校的功课是比平凹好，可一样是瓷砖，命运把他那块瓷砖贴到了灶台上，我这块瓷砖贴到了厕所么！然后又是嘎嘎大笑，擦了一下鼻涕，说：我是闰土！我赶紧制止他，说你胡比喻，我可不敢是鲁迅，他说：你是不是鲁迅我不管，但我是闰土！

他不是闰土，他是现在的刘高兴。

现在的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样的生活，别样的人生，在所有的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时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我在这几年来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在据说每年全国出版千部长篇小说的情况下，在我又是已经五十多岁的所谓老作家了，我现在要写到底该去写什么，我的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掂量过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和消费去舞笔弄墨。我这也不是在标榜我多么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在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为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于是，我开始了广泛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工作，这项工作我请了文友孙见喜先生给予帮忙，因为以前听他说过，他的老家村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西安拾破烂。老孙也是商州人，好冲动又极热心，他立即联系在西安拾破烂的一个亲戚，并实话实说是我想去他们租住处看看。这位亲戚第一个反应是：贾平凹？是那个写书的吗？老孙说：你还知道贾平凹呀，是他，他想去看看你们。这位亲戚沉默了，说：他来看我们？像看耍猴一样看我们？！老孙说：不，他不是那样。这位亲戚说：要是作为乡里乡亲的，他啥时来谝都行，要是皇帝他妈拾麦图个好玩，那就让他不要来了。

老孙把这话转达给我，我想起了以前摄影界曾引起了一场争论的一件作品。那个作品是一个骑自行车人在马路上摔倒的瞬间，画面极其生动，艺术性非常高，但这个作者是为了拍这张照片，特意在马路上挖了一个洞而隐身于旁拍摄的。我告诉老孙：咱们虽然是为了更丰富写作素材去了解他们的，但去了就不要再想着要写他们，也不要表现出在可怜他们同情他们甚至要拯救他们的意思，咱们完全是串门。我们就去了，没有带笔记本，没有带录音机，也没有带照相机，而是所有口袋里都装了纸烟。

那是一个傍晚，我们按照老孙亲戚提供的地址寻去，没想在西安南郊城乡结合部的村子是那么多，这个村子和那个村子又没特别的标志，我们竟进入了另一个村

子，这村子又有几十条巷道，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寻出个眉目。

我们到底没有寻到×××。但是，也就在那一夜，我们以找乡党为名，钻进了十多个院子，接触了十五六个拾破烂的人，看了他们住得怎样，吃的什么，大致询问了他们各自的进城的原因、时间和收入状况。

而老孙的那个亲戚，我们再次联系，终于弄清了那个城中村的位置，这次同我和老孙去的还有一位美术教授，他有私家车，说他也想画画拾破烂的人。车一到村口，×××已经在那里张望，穿了双皮鞋，但腿老弓着。老孙说：这鞋是拾的吧？他说：哪能拾到这么新的鞋，人家送的，本来要留给儿子的，你们要来就穿上了，有些小。却低声问：穿西服的是贾平凹？老孙说不是，用手指我。他说：个子不高么！我当然还是带着纸烟，但他说他把烟戒了。进巷道，入一户院门，后边是一座六屋简易楼，×××就住在顶层，而顶层一共七个房间，分别住了他的六家亲戚。他们都是才从街上回来，正生火做饭。我去每一家看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笑脸。后来我们就坐在×××的屋里，屋里小得打不开转身，天又热，一股子鞋臭味。美术教授就呆不住了，他说他下去转转，要走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美术教授是没在农村生活过，我生活过，我就脱了鞋坐上了床，问这房的租金，问他在哪条街上拾破烂，那么远的路早晨怎么去晚上怎么回来，就自己取了碗从保温瓶里要倒水喝。他脸上活泛多了，但回答我的话都是些通用话，比如，他说这租金合适，我们能接受，在朱雀门外那一带拾破烂，收入挺好，他有一辆自行车，早上带老婆进城，架子车都是存在收购站上的，日子比才来时好，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老孙说：你不要那么正经，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胡编！他说：还真胡编呀？我说：胡编！三个人就都笑了。我们就乱七八糟地胡编了，他竟是那样健谈，虽然没有刘高兴说得那么形象，但拾破烂中的一些事记得很准确，一件一件连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我先还真会逗引，逗着他，后来就完全浸沉在他的故事中，随着他的高兴而高兴，随着他的难过而难过。

老孙的这位亲戚，后来虽然和我称不上朋友，却绝对成了熟人，他常到老孙那儿去，而他一去，老孙必定会给我电话，我也就去了。他有时拿着一些拾来的好东西送给我们，比如一个笛子，一个老式的眼镜盒，我们付给他一百元钱。他知道我喜欢收藏，有一次拿来了一个小黑陶罐，以为是个古董送我，我欣然接受，但我知道那是个几年前才烧制的罐子。我给他付钱的时候，他坚决不要，却说：要是今日我只收入十元钱，那我会收你的钱的，可我今日已经收入了十八元了，这就够够的了，我只求你帮个忙。原来他的一个兄弟拾破烂时把架子车停放在了马路边，而那一段马路立了牌子不准人力车通过，他兄弟不识字停放了，市容队就拉走了架子车，他兄弟去讨要，市容队说罚五百元了才能把架子车拉走。他求我能不能帮着把架子车要回来。

我说：我给你要回来。

他说：真能要回来了，我请你喝酒！

其实我和老孙哪儿有疏通市容队的能力呀？但我必须得帮他要回架子车，就叫来了电视台一个朋友，商量出一个阴谋。让他带着摄像机，如果他们不给架子车，便威胁着媒体要曝光这种粗暴对待弱势群体的行为。我们是一路上都在给自己壮胆，可万万没想到去了市容队，那里竟有人认出了我，对我的到来兴奋不已，我成

了座上宾。那就好，寒暄之后，我便说了情况，架子车不费吹灰之力要回来了。×××激动地抱住我，说我牛，牛得很，并要了我的名片，说以后谁再欺侮他，他就拿出我的名片，说他是我的表哥。便问我：我能说是你的表哥吗？我说：是表哥！

几个月后，我终于写起拾破烂人的故事了。

但我没有想到，写起来却是那样的不顺手，如果我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我的笔。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滞止于就事论事，可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去，到底是将十万字毁之一炬。

我不写了，我想过一段时间再写。恰好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特大的事，几个月就再没去摸笔。事情还是出在老孙的那伙拾破烂的同乡里，一个老汉，其实比我也就大那么几岁，他们夫妇在西安拾破烂时，其女儿就在一家饭馆里端盘子，有人说能帮她寻一个更能挣钱的工作，结果上当受骗，被拐卖到了山西。老汉为了找女儿，拾破烂每当攒够二千元就去山西探，先后探了两年，终于得知女儿被拐卖在五台县的一个山村里。老汉一直对外隐瞒着这事，觉得丢人，可再要去能救女儿时没了路费，来借钱，才给我和老孙说了。我、老孙埋怨他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及时报警，也为什么不给我们说，而且凭他单枪匹马一个人去能把人解救回来？我们当即带他去报案，但他租住地的派出所却以他不是当地户口为理由不理睬这事。老汉和他们吵了一场后，案是报上了，派出所却强调要让去解救可以，但必须提供准确无误的被拐卖人的地址，并提供最少五千元的出警费。为了确凿地址，老汉再次去了五台县，我们给他出主意，叮咛如果查访到女儿，一定要稳住那家人。十几天后他回来了，哭着给我们说：我只说咱商州穷，五台县的深山野洼里比咱那儿还穷，一年四季吃不上白馍。咱女儿年纪那么小，整天像牲畜一样被绳子拴在屋里，已经给人家生了个娃了……他哭，我和老孙也流眼泪，拿了钱去给派出所，派出所却说当时警力不够，要等一个月后才能抽出人手。我和老孙又联系老孙老家的派出所，那里的派出所所有认识的人，派出所所长答应亲自去解救，花销还可以减到三分之二。几番折腾后，组成了解救队伍就出发了。那个晚上，按计划是应该到了五台县的山村，被拐卖的女儿能不能见到，那家人和村民会不会放人，可能发生械斗吗，去的车辆夜里走山路能安全吗，我和老孙心都悬着，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因为事先约好，人一解救出来就及时通报我们的。九点钟没有消息，十点钟没有消息，十一点了还没有消息，老孙拿出一小筐花生，说：应该没事，派出所所长有经验，他解救过三个被拐卖的妇女哩。我们就以吃花生缓解焦虑，但花生已吃完了，花生皮也一片一片在手里都捏成了碎末，十二点半电话仍不响。我说：电话是不是有毛病？检查了一遍，线都好着，拿手机打了一次，立即就响了。老孙的母亲一直也陪着我们，七十多岁的人了，紧张得就哭起来，说那女儿多水灵的，怎么就被四十多

岁的丑男人强迫着做媳妇生娃娃，如果这次失败了，肯定人家就转移了那女儿，那就永远不得回来了！老孙说：你不要说么，你不要说么！他母亲还在说，老孙就躁了，母子俩都生了气，屋子里倒一时寂静无声，只有墙上的钟表嗒嗒地响。到了十二点二十一分，电话铃突然响了，老孙去接电话，老孙的母亲也去接电话，电话被撞得掉在了地上。电话是派出所打来的，只说了一句：成功啦，我们正往沟外跑哩！我和老孙大呼小叫，惊得邻居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咚咚地过来敲门。到了一点，老孙说他想吃一碗面条，他母亲竟就擀起面来，结果老孙吃了两碗，我吃了两碗。

这次成功解救，使我和老孙很有成就感，我们三天内见了朋友就想说，但三天后老汉来感谢我们，说了解救的过程，我们再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解救过程中发生了村民集体疯狂追撵堵截事件，他们高喊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老婆？买来的十三个女人都跑了，你让这一村灭绝啊？！后来就乱打起来，派出所所长衣服被撕破了，腿上被石头砸出了血包，若不是朝天鸣枪，去解救的人都可能有生命危险，老汉的女儿是跑出来了，而女儿生下的不足岁的孩子没能抱出来。这该是怎样的悲剧呀，这边父女团圆了，那边夫妻分散了，父亲得到了女儿，女儿又失去了儿子。我后来再去老汉那儿，老汉依然在拾破烂，他的女儿却始终不肯见外人。

刘高兴当然还在西安，身体似乎比以前还要好，他是一半个月了回去照料一下地里的庄稼，然后又来到西安，每次来了不是给我个电话说他又来了，就是冷不及地来敲门。他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

我就说了一句：咋迟早见你都是恁高兴的？

他停了一下，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

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这是什么人呢？但就这一句话，我突然地觉得我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我的小说该怎么去写了。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刘高兴的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有说，真是奇怪，一张窗纸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禾忽地就起了焰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我说：刘高兴，我现在知道你了！

他说：知道我了，知道我啥？

我说：你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支莲！

他说：别给我文绉绉地酸，你知道咱老家砖泥窑吗，出窑的时候脸黑得像锅底，就显得牙是白的。

是的，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

他说得比我好，我就笑了，他也嘎嘎地笑。那天我们吃的是羊肉泡馍。

我重新写作。原来的书稿名字是《城市生活》，现在改成了《高兴》。原来是沿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二三个同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